



目 录

略论民族艺术在当代文明冲突下的作用——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	王杰	员
民歌研究与民歌理论建设的审美人类学指向	张利群	苑
民间文化现代阐释的审美人类学指向——对民歌及其民歌节意义的解读	张利群	猿
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民族文化品牌效应	王朝元	源
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探求民歌的变异轨迹	何政荣	缘
来自审美人类学的关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价值及其对原生民歌发展的影响	范秀娟	远
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谈特色节庆文化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兰铁民	苑
全球化时代的都市“民歌”盛典——审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现象	莫其逊	猿
摇唐桃		缘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审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解构之维	向丽	远
审美人类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格明福	苑
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	罗远玲	猿
透过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看当代人的审美心态	张文杰	员
苑		苑



在传播中再诠释——从民歌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陈静
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看当代民族艺术的发展	尹庆红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节日与生存——兼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刘萍
透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审美人类学的一个个案研究	于琦
民歌文化的现代转型——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透视民歌的最终走向	陈春莉
让民歌继续唱下去——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看民歌的发展	高川摇张健
城市节庆与现代神话——再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向丽
创造着的审美传统——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看民歌文化的发展	王磊
文化公共领域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新视野	黄耀国
忧喜参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浅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	莫幼政
解读多重意义的文化文本 建构和谐自然的审美家园——“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与思考	王杰摇莫其逊摇海力波等
后记	王杰



总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加快,生活内容与以往历史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经济全球化对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压力、生态和环境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困扰、恐怖主义袭击的阴影等新的社会创伤把历史进步及其代价这个重大的历史哲学问题再次提到当代学者们的面前。人们对社会正义和公平公正的普遍呼唤,使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所从事的任何一项研究都具有了超出学科狭隘视域的多重意义。现实中的许多新的现象和问题需要理论作出解释。简单来说,当代中国学术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不仅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必要,也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舞台。

在美学方面,自瓦尔特·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的意义问题以来,经过列维·原斯特劳斯、马丁·海德格尔和雷蒙德·威廉斯等思想家的的工作,现代艺术与前工业化社会的关系具有了理论寓言的一般意义。事实上,前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符号在现代艺术生产方式中所呈现出的“乡愁理念”中具有双重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前工业化社会文化符号所体现的质朴、友谊、公正和责任感为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另一方面,“乡愁理念”符号及形象的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通过“古典化”的魅力而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转换为对历史沉重的感叹



和对自然人性的渴求。因此,美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既可以是理论批判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现实美和艺术的一种形式化解释。

从现实的角度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方面,“乡愁理念”的文化逻辑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颠倒,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全球化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使民歌等民族艺术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里,怀旧不仅是苍白的,而且是可笑的。民族艺术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的重要范畴,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文明的冲突以及边缘化族群的审美的抵抗,艺术的内容和意义方面的理论研究被推到了理论的前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人类学成为可能。

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念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努力把美学问题人类学化。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审美人类学把民族艺术作为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现象来研究,不仅研究民族艺术的形态、意义、审美价值,而且研究民族艺术的社会作用以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研究既包括学理上的,也包括实践方面的,因为这是现实存在着的文化运动。审美人类学丛书编委会希望以丛书的形式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版,以促进当代中国民族艺术以及审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丛书包括田野调查报告、审美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译著、研究专著、资料汇集等不同的形式,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尊重作者的选择。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愿有志者共同努力。

“审美人类学丛书”编委会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摇摇摇摇审美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人文学科的文化实践

——《寻找母亲的仪式》代序

王杰、海力波

问题的提出 迈向人类学视野的审美与艺术研究

1978年的春天,在桂北山区一个侗族村寨附近的山坡上,我突然听到山坡上劳作的乡民唱起传统的侗族民歌,完全是自发的,一人启喉,众声附和,歌声迅速传遍周围的山岭,宛如天籁,自然淳厚,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得几近完美。令人惊异的是,在过去的十数年间由于政治运动严厉禁止,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山歌艺术的存在,在我插队的几年间也从未听到山歌的演唱,但是一旦政治环境变得宽松,民歌马上会重新成为当地人生活中和谐的组成部分。它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在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是如何与别的力量共同为当地人眼中的世界赋予意义的?

1984年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开幕式晚会上,来自广西那坡县的壮族山歌表演队以其独特的黑色衣饰和山歌演唱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力,此后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报道,“黑衣壮”这一壮族支系逐渐为世人所知。在当地政府、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策划操作下,通过发展旅游业、吸引学术界对当地“传统壮族文化”的关注,其



民歌、服饰、建筑艺术得以向外界展示,在这一过程中,以民歌为代表的黑衣壮传统文化的形象也日益丰富完善,当地人正是在对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回忆与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强化了对自身群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尽管无论是民歌本身还是当地人的生活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他们自身和外界大众视野中,黑衣壮及其民歌艺术却日益鲜明地成为壮族和壮族传统文化的质朴的、原生态的象征。那么,在塑造族群形象和相关的文化建构中,民歌和其他艺术形式发挥了何种作用?如何成为与外界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工具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又改变了自身?

在我看来,以上两个个案正是当代社会文化中艺术和审美活动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与多重象征的表现。前一个个案显示出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变迁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后一个个案则显示出艺术与族群认同、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获取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关联。如同阳光在多棱镜下才能折射出七彩颜色,只有将艺术活动置放到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才能了解艺术的多面性内涵,也只有将人们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与审美交流方式置放到他们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的整体背景下,将审美观视为人们所拥有的“文化地图”的组成部分,考察审美观这一文化结构要素在文化整体结构形式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意义,才能使人们的审美活动得到更深刻的体认。传统的美学和艺术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对当代艺术和审美活动本身具有的多重意义加以令人满意的阐释。新的美学研究的理念范式应该对当代社会文化中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侧重对具体的艺术表现和审美活动进行阐释与分析,使抽象的哲理思辨不至于与现实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悟相分离,使美学思考具有坚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其哲学基础不应仅仅局限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尤其是其中的精英文化大传统之上,相反,要对多元的非西方文化传统中

的审美意识、观念、术语及交流方式加以借鉴吸收,以获得充分的文化包容性和更广阔的跨文化视角。因此,在美学研究中,开拓出新的研究途径是势所必然的,而在我们看来,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应该是侧重审美的文化脉络的、多学科交叉的实证研究。在这一新的取向中,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联姻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美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学科之间的学科整合,并在国内较早倡导审美人类学这一打通美学与文化人类学传统学科划分的新兴交叉学科。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笔者与相关同好对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理论框架、研究目的、方法与意义加以初步论述,也得到学术界同人的认可和支持^①。

当然,审美人类学尚处于学科建设阶段,其理论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此,不拟过多地重复原来的观点与看法,只想更进一步地阐发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笔者认为,审美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的借鉴主要有两点,一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二是扎实的田野调查的进行。理论建构是需要翔实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来支撑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对象当前也主要是关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民族、文化区域之间各具特色的审美活动与观念。在现阶段,审美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如何选择适当的个案,运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对其加以独具特色的研究、开辟出新颖的观察和阐释视角,并力求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施加良性的、积极的影响,这是审美人类学深化学科建设的契机,也是审美人类学取得其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关键。

审美人类学还注重对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展演

^① 王杰、海力波:《审美人类学:研究方法 with 学科意义》,载《民族艺术》,1999(4)。
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与交流,这也是其学科特点,但是,它与学术界原已存在的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和大众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在研究理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某些学者热衷于将那些被认为是外来的或现代的文化成分剔除后,构建出某种纯粹的、原生态的、未受污染的民族传统文化,再从中归纳整理出被认为是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长久不变的审美文化特征。类似研究实际上是秉承了古典人类学的文化观,将文化视为某种亘古不变的、纯粹的、可不受外界影响而独自延续的实体化的存在。问题在于,后现代人类学思潮已经证明,不同的文化始终处于彼此影响、交流的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并不存在着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文化,同时,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操作性,文化的承载者为了自身的目的往往会对原有的文化加以改造加工、附会润饰乃至有意识的遗忘,等等。因此,文化往往是流动的、变化的,并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文化的“杂糅”的状态中。那些“纯粹”的民族文化既非该民族现实文化形貌的展现,在此基础上提炼升华出的民族审美特质也就与该民族实际的审美与艺术活动中所体现的审美意义、价值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当代中国文化应该是大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族原国家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在现代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交流平台上“多声部”地共鸣,形成前述的某种杂糅的形态,这也是当代审美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当前的审美文化研究恰恰缺乏对这一特征的深入的理论观照,大多还停留在对具体的审美文化事项的描述性观察和感性的评论的层面上。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充分重视当代审美文化的杂糅特征并尝试通过翔实的田野调查和具体的个案研究来阐发这一特征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也因此走进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视野。

摇摇

寻找母亲的仪式 :民歌艺术的现代意义问题

为什么要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为重要的个案加以研究呢?除了笔者本人与大多数审美人类学课题组成员是广西学者,对乡土文化抱有强烈的兴趣,并亲身参与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组织创办过程以外,还因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本身具有极大的学理价值。

从审美人类学的视角观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是当代艺术与审美文化所具有的“杂糅”特征的很典型的体现。正如笔者在别的文章中所讲到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艺术层面包容了各种形态的民歌、现代音乐艺术、流行通俗音乐以及主旋律歌曲等多个领域,在社会活动层面则包括了艺术表演、经贸活动、意识形态宣传与树立文化形象等多个目的;在参与者方面不仅有艺术家还有政府、知识分子、民间歌手、社会大众等;而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主旋律文化、少数民族民俗小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大传统文化、大众消费文化等更是交织在一起。^①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本身早已超出了民歌艺术的现代展示这一单纯的性质,成为现代审美关系的多种可能性的表现和象征,在其中体现着不同的话语系统和象征体系,暗示着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中多种多样的结合形式。此外,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一年一度举办至今,影响越来越大,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节日,在时间、地点、活动内容上都有着相对清晰的界定,对其进行不间断的追踪调查,可避免在自身文化中进行人类学调查可能带来的不易把握研究对象的弊病,也可通过该个案对当代艺术与审美文化演变过程起窥豹之效。

从 1995 年开始,笔者对广西民歌节进行相关调查研究,到 1998 年

① 王杰:《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的“南宁民歌节”》,载《民族艺术》1999(1)。



年,广西民歌节由南宁市政府承办,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举办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广西师范大学审美人类学课题组每年都由文艺学、人类学专业教师带领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组成田野调查小组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进行参与观察,至今已进行了五次调查。调查是按照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程序与方法来进行的,调查人员对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活动加以从头至尾的参与观察,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各项活动、观摩表演等方式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当然,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对象有所不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当代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存在于现实空间,还存在于网络和传媒构成的虚拟时空中,因此,调查还包括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以及各种音像制品中的相关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分析。这也是审美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独特性的表现。

本论文集就是审美人类学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主要研究成果。文集的每一篇论文都是课题组成员与参与审美人类学课程学习研讨的研究生同学心血的结晶,当然,由于审美人类学仍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仍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因此文集的论文也难免会存在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有些论文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还停留在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的范围,未能体现出审美人类学的学科特色,部分论文对审美人类学的理论把握尚嫌稚嫩,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相关的当代艺术和审美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相信随着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化,会取得更为成熟和完善的成果。即使现在仍然存在着瑕疵,但在笔者眼中,本论文集仍然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和理论贡献:

首先表现为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这一本土的生动个案打破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神话。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中艺术与技术、审美与现实的界限在很长时间以来可谓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打破了两者的界限,迫切要求在艺术与生活审美与现实之

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力求重新把真、善、美三者结合在一起,以弥补西方文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人的心灵内部造成的苦痛的裂痕。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文明存在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并不明显或者说从未能成为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在民歌节中,我们看到,民歌表演借助高科技的声、光、电手段来表达或强化自身的审美目的,艺术的技术化、技术的艺术化两者的共生表现得十分明显。某些论文的作者还指出,民歌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民歌艺术的展示是与旅游、商贸活动的进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密不可分的,虽然这与现代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的艺术概念不相容,但只要我们回溯到民歌节的原型——壮族歌圩,就会发现艺术往往是依附于民间宗教、节庆与商贸活动而存在的。歌圩与壮族稻作农业春祈秋报的传统岁时祭祀有关,史料表明,历史上歌圩的举行就促进了壮族地区商贸体系的形成,由于歌圩通常与民间宗教、节庆有关,因此,在民歌艺术中也会存在大量的宗教传承和伦理规范等意识形态内容。这些都是艺术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体现,而这些特点也无不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这一当代大众文化事项中表现出来。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和现存的审美方式中审美与认知、伦理之间的裂痕并不像西方那样明显,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变迁仍可通过艺术和审美为中介而不至于与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分离。对此问题加以阐幽发微也正是审美人类学的使命。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研究还将大众文化平台上的民族艺术、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展示作为下一步研究的突破口。在民歌节的舞台上,全国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民歌艺术都通过现代视听传媒而展现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无数观众面前,成为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一大盛事,不得不承认,正是现代科技手段和与此相协调的大众文化运作程序使当代大众享受到传统社会中无法获得的丰富的

审美与艺术资源。更进一步而言,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理位置如何偏远的壮乡苗岭、瑶村侗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和流行报刊,欣赏港台和海外电视剧成为最受欢迎的消闲方式之一,在某些研究者看来,这无疑是民族传统艺术与文化衰落的明证。但不应该忘记,大众文化的传播是多维度和多方向的,现代都市乃至海外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同时也在电视机前欣赏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多姿多彩的非西方族群的文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为不同族群提供了一套交流的“元语言”或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才得以呈现自身。

大众文化平台上的民族文化展现必然会导致民族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消亡,我曾对前文提到的侗寨进行追踪调查,发现由于青年男女大多外出务工,山歌作为青年传情达意建立恋爱关系的主要手段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但是,当春节来临合家团聚时,男女老幼却在家中唱起山歌,不仅是为了娱乐消遣,更以之作为凝聚家庭成员、维系社区和家族共同记忆的手段。而在广西龙胜壮族村寨,类似的“山歌卡拉韵运化”的现象却是由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造成的,当地壮族居民自发地对少年儿童加以山歌训练和传承,以此作为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加以渲染以吸引旅游业的注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确实通过旅游收益的增加和与外界游客的交流而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及自豪感。山歌在演唱时间、演唱场合、演唱者、功能与意义上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同时也使民歌艺术在民族文化体系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凸显了民歌艺术作为族群记忆载体和民族文化象征物的重要地位。民歌艺术并没有因大众文化的影响而消亡。在我们看来,审美人类学正应该关注全球化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变迁,深入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对其中的文化变迁过程加以“深描”,以领会在其中所体现出的民众所具有的生活智慧,领悟民众是如何创造、利用、改造包括艺术在内的诸多文

化事项来适应乃至影响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以维护自身的福祉与尊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就是体现这一过程的重要个案,它是对当下中国文化戏剧性的真实反映,也是民族文化、艺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现实发展方向的象征体现,其中所隐喻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复杂状貌,所展示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途径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研究还表明,成功地凸显出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现代美,正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民歌节中,通过民歌新唱等方式,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中积极强健的基因加以激活,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魅力,实际上也就是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呈献在公众面前。因此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如何举办下去这一问题上,我并不认为商业化操作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相反,我主张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拥有更广泛的参与性和开放性,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树立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文化品牌之一,让社会各界——不仅是政府和商界——的力量介入和参与其中,为中国当代多种文化力量提供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多样化的舞台。民歌是大众表达情感、认识世界的手段,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而更为丰富。在当代社会,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民歌,还有都市民谣、校园歌谣、青年亚文化中的地下音乐、民俗社会中的民间音乐乃至影响日益扩大的网络音乐等多种音乐形式。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不仅传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民歌也随时代变化而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以上这些新兴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更是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从这些新兴音乐形式中如何看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不同方向,如何通过它们了解民众对社会、对生活、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并进而窥探到作为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最精微深邃部分的审美意识的演变,是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遗憾的是,对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



成果尚不尽如人意。审美人类学依托文化人类学这一全面研究人类文化的成熟的学科,将审美研究置放到文化研究的广阔背景之下,正可以弥补原有美学研究的不足。如果能够通过学者的努力使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民众真正参与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让当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在其中都得到展示和交流的空间,一定会更有意义。

关注现实:审美人类学与乡土文化建设

审美人类学可以说是一门乡土气息十足的新兴学科。它最早由广西一批学者在学术界率先提出,从广西地方文化中提炼出个案加以探讨研究,广西各个民族及其众多族群、支系富有活力的文化实践是审美人类学学术创新的源泉。审美人类学学科及其研究者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对广西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施加良性影响,使各民族民众在享受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尽量避免其带来的对自然、社会、心灵的伤害,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保持健康的文化自信与自尊,是学者对所生活于其中并滋养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社会加以文化反哺的表现,也是起码的学术伦理的要求。从我们在国内开始倡导审美人类学研究之初,就存在着一个心愿:审美人类学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还应该是人文学科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而协调发展服务的尝试。况且,在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更多地意味着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引发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观念意识等的全面变化,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与技术变革。我本人多年来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审美人类学又是一门侧重于探索文化内在的审美价值与理念的学科,因此,我将尝试的重点放到发掘西南尤其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审美“余韵”上^①。此举在某些急功近利者看来也许稍嫌迂阔,但却是学者真正力所能及且无法由他人代庖的工作。审美人类学课题组近年来为广西

① 王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服务所做的工作总的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美人类学课题组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制定了较全面而细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逐步加以实施。广西乡土文化大致上可分为桂北漓江文化区、桂中柳江文化区、桂西南红水河文化区、桂东南环北部湾文化区四部分,以壮族为代表的百越族系原始文化为广西乡土文化的底蕴。在以上四区分别展现出桂北汉族中原移民文化与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共生,桂中壮族文化与中原移民、粤系客家文化相交融,桂西南壮族原生态文化保存较完整,桂东南粤系客家移民吸收百越文化形成自身特点的文化格局。桂北龙胜县平安壮寨,三江独峒侗寨,阳朔县福利、兴坪等汉族村镇,桂西南那坡县黑衣壮弄文屯是当前田野调查的基地,已经有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村落进行长期的符合人类学规范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一批人类学、民俗学、美学与审美人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已经顺利通过,阳朔漓江流域地方文化和那坡黑衣壮传统文化田野调查报告集与研究论文集即将出版。在那坡与龙胜、三江即将建立兼具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双重功能的研究工作站,供有兴趣进行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中外学人进站调查研究。对桂中和桂西南的田野调查工作将会大规模展开,而在另类田野——都市和现代传媒——造成的虚拟时空中,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调查也会一如既往。以上的田野调查工作不仅为审美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海内外和社会各界展示了广西乡土文化的较完整形貌,树立起广西的文化形象,唤起大众对广西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二,审美人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为广西各民族培养了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复合型人才。审美人类学课题组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依托,王杰教授还兼任山东大学与武汉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在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形成了审美人类学的人才培养



序列。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上,开设了以审美人类学为中心的必、选修系列课程,包括审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民俗学、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壮族文学(化)史等课程,教学量超过 100 课时,还在本科学生中成立了兴趣小组,鼓励学生进行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为学生报考审美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打下基础。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层次,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下设文化人类学)专业都开设了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向,王杰教授则在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招收审美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都开设了更为系统也更具专业特点的课程,在国内率先形成了较完整的审美人类学课程和人才培养序列。我们认为,审美人类学专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文学科尤其是中文学科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它倡导将抽象的学理思考与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使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不至于成为某种脱离中国现实的“玄学”,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的了解和眷恋,更关注民众的生活智慧和人文视角的表现,摆脱了中文学科在理论取向上要么奉西方主流话语为圭臬,要么希望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拾取断简残章重振雄风的窘境,拓宽了人文学科的学理源泉。经过审美人类学学科训练的学生有的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还有很多在广西行政、新闻、出版、文化、旅游等行业服务,审美人类学训练使他们具有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视野和更宽广的文化包容心理,更具备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所必需的人文关怀和草根意识。

第三,审美人类学研究为广西现实的文化建设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广西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审美人类学课题组以此为着力点,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乃至广西乡土文化的建设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一批有一定水平的学术

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知识界的注意,使更多的学者关注民歌节和广西当代文化的建设。在《文艺报》、《广西日报》上都刊登了审美人类学课题组主要成员关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评论文章,以较浅显通俗的形式向社会大众阐释这一现代节日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使民歌节具备更高的文化品位。我在《民族艺术》、《南方文坛》等杂志上主持的关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学者对话是审美人类学课题组与国内著名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也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今后的举办提供了学者与学术层面上的意见。在我看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早已超出了民歌艺术的现代表演和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简单化内容,而清楚地表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展示、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族群和社区认同的维系、本土与外来观念的冲撞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的关系。以此个案为例,可以对民族文化的当代演变、艺术与审美的现代意义乃至中国美学研究的发展等问题加以深入思考。

走向田野:中国美学研究的新趋势

审美人类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化呢?除了要求研究者关注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发展走向、注重多学科交叉给美学研究带来的理论启迪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到对艺术和审美存在于其中并发挥功能的文化脉络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要研究艺术与族群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构建之间的关系、审美观念与现实审美活动如何作为文化理想的潜意识表述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艺术与身份认同、审美与文化表述相互间的关系问题正日益引起人类学、美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等多学科的注意。

全球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交流,但同时也使得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为争